大學續衍精義删補要覽卷之五

臣　劉洪謨續衍

帝王修身之要

大學言古人明明德於天下必言治國治國先齊家齊家先修身及言修身則先正心先誠意先致知在格物似乎格致誠正即止至善即所以修身矣先儒則言一節有一節工夫是言修身有所以修之者真德秀分爲二目曰謹言行正威儀是所以

謹人君之言行正人君之威儀也臣讀王啓元經談深有取于月令而四時之居各異四時之政亦各有時宜則命之曰愼王居又讀楊時喬表章孔子六十四卦大象取各卦自上而下之義必重五位以聖人在天子之位者言各明經世大用則合而繹之命曰廣皇極似與謹言行正威儀二目合爲四目均足爲帝王修身之要臣論帝王修身之要必揭月令之愼王居易象

之廣皇極以與謹言行正威儀益言者正
謂帝王之身家國天下之身允家之所以
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益於王居
五位中謀謨經綸故月令易象之說所以
修身者大大莫大於齊治平之不出寸掬
也古人謂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不下莞簟
而天下治者其謂是與所謂本末兼該天
德王道一以貫之者其謂是與

帝王修身之要一

謹言行

帝王之身萬化之所從出言行其首著者

修身之要首曰謹言行易大傳孔子因中孚九二鳴鶴之爻而發明感通之理即在言行之間謂人君言之善否雖出于一言之近臣民所不聞而千里之應違毫忽不爽況邇非宦官即宮妾其善之無甚應不善之無少違較之千里咫尺大別安可不

愼合言行論一言之出則爲號令一行之著則爲儀表四方于此聞見安可不愼更甚言之身之有言行猶戶有樞弩有機啓閉張弛繇此而出此見言行之發榮辱所係不可不愼又甚言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効捷於影響尤不可不愼者聖人豈故爲是驚人語耶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忿怒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

之詩歌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爲人主者可無樞機天地之竦思乎孔子又於家人爲之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九五君子帝王也言之有物必中倫而後爲有物行之有恒必中慮而後爲有恒有物而無恒不可有恒而無物不可愼朝廷之物恒忽家庭之言行不可愼家庭之言行無物

恒之交惕不可此九五君子所以修身齊
家合爲一愼也易又於頤之象以愼言語
與節飲食並言於大壯之象以非禮勿履
專言此亦言有物行有恒意也詩抑之五
章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兼
言行而言人主修身之至要柔欲其順非
巧言以爲柔嘉欲其善非令色以爲嘉也
又曰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爲
此專以言之宜愼而言六章曰無易繇言

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此又以
言之宜慎而言衛武公以此自儆爲人主
者何可不心武公之心謹出身發邇之言
行也孔子論語四言君子一以心之所欲
訥言敏行言一以耻言過行言一以敏事
慎言言一以先行後言言至與子張論學
則言欲寡尤行欲寡悔必本之聞見闕慎
與子張論行則言欲忠信行欲篤敬必見
之參前倚衡言不出耻躬不逮言不怍爲

之難言之所以顧行也文猶人躬行未得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行之所以顧言也中
庸言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謂
行顧言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是謂言顧
行言行相顧是謂慥慥君子聖人此言上
下俱通非專爲學者言凡在人主均不可
不合而思思此慥慥也禮記玉藻天子動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此以天子之
二史言左史右史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

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故一動一
言必書無怱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其來尚
矣卽言動之必書可見古之天子朝夕不
離賢士大夫未嘗稍親宦官宮妾也後世
朝見日講之外時㢑召對方與動言必書
之意不相違背且動言必書公孫未嘗不
與左右史並集師保傅之職所以交盡人
主之言動不期其愼而自無不愼矣緇衣
子言君子道人以言是以言辭命令開導

誘掖乎人者言之至論禁人以行則又以禁人之不善必本之行與導人之善必本之言交相爲用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是則言之慮終慮如老莊之善言終爲浮虛之害行之稽敝稽如夷齊之善行敝至隘與不恭尊居人上言行慮稽至精至密如此方可冀民之從化不苟於言行也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

可揜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此見爲善必自細微始不善亦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慮終稽敝正於細微中有慮有稽也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滑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棄世之患或推輪於跬步可不戒哉子張問政孔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復問禮樂則不以禮爲禮以言而履之禮也不以樂爲

繹以行而繹之繹也人君言行之體繼在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言行之不體不繹在詔誥之代言西宗擬之
代言祭出之代行巡狩之代行其罔有不
欽不臧也紀綱紀綱維士代言代行之不
欽不臧也有紀有綱亦維士欽言體行繹
繹之難已臣願
聖明在上知代言代行之不足恃而體言繼行
謂自出諸身心者有諸有賜臣聞諸有聞焉

帝王修身之要二

正威儀

帝王之修身要在謹言行行中之威儀尤不可不正所以正威儀之道見之書詩書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呂祖謙釋之則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人人自亂之天秩何嘗亂此亂豈惟形於

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苟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者是安可以妄進于非幾也成王此言觀之遠察之精是平日所得於周公者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德秀尤曰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惡之幾也非幾便是惡幾語本之內心尤為嚴密衛武公之自儆具見之抑

詩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二章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八章曰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九章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合而繹之可見人君威儀係民之法則猶第二義係巳德之基巳德之廉隅更爲第一義也不愆不僭不賊方是淑愼淑愼即敬愼敬愼方是恭人恭人之意温温温温與抑抑同一心也令尹圖專楚國之政無

威無儀衛北宫文子言於衛侯知必不終問威則曰有威可畏問儀則曰有儀可象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則而象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則而象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後果以簒得國不能善終晉

侯受玉惰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
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晋侯果失國成子
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子
惰棄其命矣成子果卒于行當春秋之世
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
而文子之所謂可畏可象諸可諸身本德
而言非徒事嚴猛事容飾之謂也內史過

之所謂昏本之禮不行禮不行本之不敬
亦文子意也康公所謂養福之能本之循
則循則方是定命定命方如天地之中意
尤入而細也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
終以示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近在容貌
顏色辭氣之三者以是爲修身之要爲政
之本而籩豆之事不與存焉所謂斯遠暴
慢近信遠鄙倍皆道之所貴也禮玉藻九
容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

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朱熹所謂皆敬之目也漢匡衡上書成帝曰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盖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以示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

爲人主者内外交致其力則有味乎斯言
中禮盛德之至也猗歟此言實天下之名言
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
于酒邑不知王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
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
其基爾天下幸甚臣敬納其言臨朝淵默尊
意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
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莊敬顧陛下留
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

不爲成帝之貌恭矣後世人主多深居宮
禁間或視朝聽講强爲漢成之貌恭斯巳
希覲温温抑抑之意何臣敢言非幾之貢
何臣敢匡何福之養何命之定乎惟所責
之弗難故主邪之弗閑苟且之臣與苟且
之主並聚於一堂談治理欲人之可畏可
象必不可得夫惟
聖明之主真知威儀之不可襲取也必如樂記
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中庸所謂道不

可須臾離朱熹所謂動靜弗違表裏交正

斯大觀在上下觀而化已

帝王修身之要三

愼王居

孔子與樊遲論仁必先居處恭而執事敬

與人忠次之詩小雅斯干之二章言似續

妣祖築室百堵必以爲王者居處笑語之

藉篤公劉之三章言覯京師必以爲君公

處處廬旅言言語語之需書冏命追思文

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禮記月令言天子之

居四時有所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立春之日親帥臣工迎春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乃命太史守典奉法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元日祈穀躬耕帝籍命布農事乃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殺孩胎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不可稱兵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仲春天子居青陽太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

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
獄訟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先雷三日令戒
容止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毋作
大事以防農事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
山林獻羔開氷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
舞釋菜天子親往仲丁又命入學習樂祀
不用牲用珪璧更皮幣季春天子居青陽
右个薦鞠衣于先帝始乘舟薦鮪魚于寢
廟爲麥祈實布德行惠命發倉廩賜貧窮

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毋出獵具毋伐桑柘工毋不良百工咸理毋作淫巧以蕩上心擇吉合樂天子親視遊牝于牧舉書其數命國難畢春氣是三春之月天子三異其居以行吾身之恭各行春令以生吾身之仁不敢妄行夏令秋令冬令孟春此戒仲春此戒季春亦此戒行春令

戒非春令欲此身與春合德所以慎修王
身于青陽居中不敢少有踰越以賊吾身
之仁也孟夏天子居明堂右个立夏親迎
賞封慶賜行無不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贊傑俊遂賢良爵出祿必當其位繼長增
高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
大樹天子始絺出行田原勞農勸民毋或
失時命農勉作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麥登彘嘗先薦寢廟聚百藥斷薄刑決小

罪出輕繫收繭給服天子飲酎用禮樂仲
夏天子居明堂太廟養壯佼命樂師修均
執調諸樂具舉命有司雩祀以祈穀實黍
登雛嘗先薦寢廟毋艾藍毋燒灰毋暴布
毋閉索挻重囚益其食游牝别群則縶騰
駒班馬政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止聲色薄
滋味節者欲定心氣靜官事毋用火南方
可居高明可遠眺望可升山林可處臺榭
季夏天子居明堂右个命漁師登代取命

戒季夏亦此戒行夏令戒非夏令欲此身
敢妄行春令秋令冬令孟夏此戒仲夏此
行吾身之恭祭行夏令以長吾身之禮不
太廟太室是三夏之月天子四乘其居以
養氣燒薙行水利以殺草中央日天子居
地毋合諸侯毋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
文章毋敢詐僞命虞人毋有斬伐毋興土
牲令民出力共祀爲民祈福命漁采
澤人入納材葦命四監大合秩芻以養犧

與夏合德所以慎修王身於明堂居中不敢少有踰越以賊吾身之禮也孟秋天子居總章左个立秋親迎必於西郊及賞軍師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愼罪邪决獄訟必端平穀登嘗新先薦寢廟完隄坊謹壅塞備水潦修宮室坏垣墻補城郭仲秋天子居總章太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文繡有恒衣服有量冠帶有

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乃命宰
祝循行犧牲比類中度欲上帝饗難達秋
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築城郭建都邑穿
竇窖修囷倉趍收歛務蓄菜多積聚勸種
麥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易關市
來商旅納貨賄便民事凡舉大事毋逆大
數季秋天子居總章右个申嚴號令務内
會藏備收五穀祇敬必飭命民入室上丁
命樂正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教

田獵習五戎班馬政駕七騶載旌旐授車
級伐薪墐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以犬嘗
稻先薦寢廟是三秋之月天子三異其居
以行吾身之恭各行秋令以收吾身之義
不敢妄行春令夏令亦不敢蚤行冬令孟
秋此戒仲秋此戒季秋亦此戒行秋令戒
非秋令欲此身與秋合德所以慎修此身
於總章居中不敢少有踰越以賊吾身之
義也孟冬天子居玄室左个立冬日齋親

迎北郊賞死事恤孤寡察吉凶罪阿黨天
子始裘謹蓋藏行積聚坏城郭戒門閭修
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
梁塞徯徑飭喪紀辯衣裳審棺槨塋丘壟
陳祭器按度程毋作淫巧以蕩上心大飲
蒸析來年勞農力命講武習射御收水泉
賦毋或侵削仲冬天子居玄室大廟飭死
事慎發蓋中宮令審門閭謹房屋省婦事
毋得淫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

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祈祀必周君
子齊戒處必掩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
形性事欲靜罷無事官去無用器塗門閭
築囹圄季冬天子居玄室右个命大難出
土牛送寒氣畢諸祀漁師始漁親往嘗魚
先薦寢廟命取氷修耒耜具田器合樂師
大合吹收薪柴共祀燎數將幾終歲且更
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與公卿大夫共飭
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賦犧牲共諸

祀是三冬、之月天子三異其居以行吾身之恭各行冬、令以藏吾身之智不敢妄行春令夏令亦不敢再行秋令孟冬、此戒仲冬、此戒季冬、亦此戒行冬、令戒非冬、令欲此身與冬、合德所以慎修此身於玄室居中不敢少有踰越以賊吾身之智也四時各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室四分四分中左以太廟居中左个右个輔之良有深意使人主每月異居居必思所以與四時合其

序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吉凶之意一一並寓此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如虎賁綴衣之類皆士大夫爲之漢世禁中侍衛猶然宮妾不得入宦官得入不得近所以保王躬者全在此居朱熹周禮天官說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旂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

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
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
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
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
訓誦之諫居寢有贄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

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論六寢六宮則曰大寢聽政在前小寢釋服燕息在後小寢五分中四隅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月居中后六宮前正宮後五宮亦前正宮後五宮如五寢制論三朝五門在王宮外有臯門雉門庫門應門路

門雉門外有治朝路寢之廷有內朝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後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焉此言天子之居處內外悉備則所以涵養天子之氣質薰陶天子之德性者莫非接賢士大夫之時祊無宦官之親况宮妾安得近前乎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命跬步不離

正人夜乃寢息又有雞鳴賢妃卷耳淑女
警戒相成不懷晏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此天子所以愼居處也又有言日出視朝
退適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日夕而紏虔
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后妃御
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
管記過是亦天子所以愼居處不容一時
一刻可自暇逸也此豈束縛之拘迫之使
萬乘之主反不若田舍翁蚕卧晏起哉念

天子之躬宗廟社稷四海烝民胥於我託重一或不保諸不可知故寧居處必愼式如王式如金也近臣王啓元言周禮之大與月令相爲表裏月令之詳與洪範庶徵相爲表裏以爲天子法天之書又以月令爲天子之事所奉者天與周官爲人臣之事所佐者王相爲經緯試召而問之必有以啓發

聖心裨益

聖躬者

帝王修身之要四

廣皇極

帝王修身之要與學士大夫猶異異在建
皇極說不獨詳於洪範之第五疇也猶詳
於孔子之易傳論易本之太極天地人之
道立各有極天道地道之極在盛德大業
人道之極亦不越盛德大業猶以天子爲
主孔子特於易卦象中每卦尊五位以自
治治人之道舉重言之若曰天下不可一

日無君爲天下君者不可一日不奉天以
正其德而爲天下臣民之極也故多言君
子或言后言上言大人言先王專指聖人
在天子之位者言而相臣以下似有不得
而與者易象每卦分言之人多忽而不歸
之君身臣今合併言之專爲聖主一身而
有所厚望焉人主不可不知乾道上乾下
乾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乾之
九五天行爲行而言天德也乾道也盛德

中大業一以貫之也乾九五之君位必乾
九二之相位配方成君德之自強不息天
雷无妄以茂對時育萬物分乾之元而言
仁也天水訟以作事謀始分乾之貞元而
言智仁也天山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分
乾之貞而言智也天風姤以施命誥四方
分乾之亨而言禮也天火同人以類族辨
物分乾之利而言義也天澤履以辯上下
定民志亦分乾之利而言義也天地否以

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亦分乾之貞而言
智也知乾道又欲知坤道無謂坤止以告
臣是亦君所宜知者故上坤下坤言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言地勢卽以此爲
地德職載以此責人主之厚載不可無地
德也坤與乾並行厚德與自強並用皇極
建也地雷復則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從
厚德中安靜以養微陽也地澤臨則以教
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從厚德中默化民心

也地天泰則以裁成輔相左右從厚德中求吾心之泰也地水師則以無事容民有事畜衆從厚德中厚民生也地山謙則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從厚德中益至謙也地風升則以積小高大慎吾之德從厚德中慎小積也地火明夷則以蒞衆用晦而明從厚德中晦吾明也上震下震言洊雷震以恐懼修省是自強不息之芽也雷天大壯以非禮勿履是恐懼修省于履初也

雷澤歸妹以永終知敝是恐懼修省于婚
礿也雷風恒以立不易方是恐懼修省于
立礿也雷水解以赦過宥罪是恐懼修省
于政礿也雷山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是無念不恐懼修省也雷火
豐以折獄致刑明動相資是日中亦恐懼
修省以肅人心也雷地豫以作樂崇德殷
薦上帝配祖考是豫時亦恐懼修省以和
人心也上坎下坎水洊至習坎以常德行

習教事平險以盈是自強不息之幹也水天需以飲食宴樂中正之樂爲中正之需俟時而進是常習之平不陷于險也水雷屯以分經合綸吾心之屯治世道之屯順時而動是常習之平不淪于險也水山蹇以反身修德嚴蹇之思于未蹇初是常習之平不待險而反也水火既濟以思患豫防懷未濟之慮於既濟日是常習之平不待險而思也水澤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諸

欲之節節之以井是常習之平不待險而
節也水風井以勞民勸相養民以時爲常
習之平不待險而養也水地比以建萬國
親諸侯輔民於生爲常習之平不待險而
輔也上艮下艮兼山艮以思不出位動靜
惟時是自強不息之實也山天大畜以多
識前言往行畜其德是畜德之思思不出
畜外也山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養其頤
是養頤之思思不出慎節外也山水蒙以

果行育巳之德是育德之思思不出果行
也山澤損以懲忿窒欲損之又損是自損
之思思不出懲窒外也山火賁以明庶政
無敢折獄是無敢之思不出位之思文質
得宜所以賁也山風蠱以振民必始育德
是育德之思不以振民踰蠱治蠱也山地
剝以安宅必先厚下是厚下之思不以安
宅先剝治剝也上巽下巽言隨風巽以申
命行事與風之漸被爲一是厚德載物之

根也風天小畜以懿美乎文德小心不滯是風之所以藏也風雷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求益不炫是風之所以旋也風火家人以言有物行有恒正家自身風之所以入也風山漸以賢德善俗必居不聚風之所以徐也風水渙以享帝立廟于渙之初風之所以萃人心也風澤中孚以議獄必緩死風之所以孚人心也風地觀以省方觀民設教爲潛消初心之觀風之所以

化人心也上離下離言明兩作離以繼明照于四方兼衆明以爲明是厚德載物之苞也火地晋以自昭明德德之明必欲如日是繼明之照先求諸已也火澤睽以同而異本異而同用之于方睽之日是繼明之照不強爲異也火水未濟以辯物各止其所居方各適其用爲君子之光是繼明之照不炫其明也火雷噬嗑以明罰勅法化民之間必已無間已無間者完吾繼明

之照也火山旅以明不留獄必愼用之愼斯止止以濟吾繼明之照也火天大有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所以保有實惟大德大吾繼明之照也火風鼎以正位凝命于鼎新之日所以動人心實惟此正正吾繼明之照也上兊下兊言麗澤兊以朋友講習爲自得于心之說朋友不能知是厚德載物之闓也澤山咸以虛受人爲無心之感人不能與說之得于心者深也澤風大

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中有定主說之
得于心者寄也澤水困以致命斡旋于未
困之先不講習而志遂也澤雷隨以嚮晦
入宴息養身以靜不講習而身韜也澤火
革以治曆明時于革故之初所以移人心
在時不在曆有別說也澤天夬以施祿及
下之德不欲自居所以善吾心之夬有別
說也澤地萃以除戎器戒不虞所以處萃
者實惟不萃不萃之萃有別說也孔子於

卦象之五位各於自上而下之義大有發明各於天子之身大有箴規總之諸卦不出於六子之外六子不出於乾坤二用之外坤之厚載不出於自強不息之外人主不可不知乾道知以此也知乾道則知皇極知廣建皇極則知所以修天子之身此豈直正言行謹威儀可以了天子一身而與小廉曲謹者度長絜大巳哉

大學續衍精義删補要覽卷之六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齊家之要

帝王修身以齊家必有其要如大學傳中所言好知惡惡知美是已所以知之之衜必本之心正尢本之意誠盖至粹也眞氏分爲四目曰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臣尢合而衍之曰清君側總責在君之身心意知不在妃匹儲貳亦不在閹宦戚

屬也君之身心意知是謂家本家本不端
規規焉妃匹是繩儲貳是督閹宦是簡戚
屬是防必不得之理也至以宰相為君側
之人與三側之在家内者合為一論此亦
本之周禮天官冢宰兼理天子之宦官宮
妾而言也況自皇父諸奸與艷妻交煽以
害幽王而後漢唐奸相通内什一兩宋奸
相通内什八則宰相為君側竅繫正自不
小此陛下家事之語出自奸相許敬宗之

口天子以四海爲家之說則出自賢相李泌之口人品可知帝王齊家之要論而至是君之身心意知不可不慎已

帝王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帝王修身以齊家必有其要要莫先於重妃匹所以重妃匹一曰謹選立之道二曰預蔵儆之益三曰明嫡媵之辯四曰懲廢奪之失何謂謹選立之道周詩關雎咏后妃之德首章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次章以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興求淑女之寤寐悠思輾轉反側末

章以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芼之興友淑女之琴瑟樂淑女之鐘鼓說在漢匡衡之言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謂之淑謂之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

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
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
也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
人道之大端也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朱熹註詳重言周之文王生有聖德
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
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首
言君子淑女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

之情摯而有別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所以憂思之深不能自已繇此人此德世不常有也末章據今始得而言所以喜樂尊奉之意如此眞切亦繇此人此德世不常有也呂祖謙又言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宜憂憂不過則既得而樂樂不過則孔子謂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

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灼然
無疑矣臣𡨋以和樂之中不忘恭敬之意
無情欲之介無宴私之形方無後世妖冶
諸態而君子所以好逑者全在于此不淫
不傷於此有深化焉詩思無邪宜此思已
大明之二章咏太任以德配王季文王之
所繇生四章五章六章咏太姒以德配文
王武王之所繇生思齊之首章獨咏文王
之德本之聖母見所以成之者遠再言賢

妃見所以助之者深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故世有聖賢之配生聖子而成王業莫非天亦莫非君之以德擇德也漢顯宗之有明德馬后也爲兩都賢后之最詳讀漢書始末約而言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巳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輙以風邪霧露爲戒楚獄之冤乘閒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

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宗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賢後世莫及推本言之又以知學問喜讀書之故唐太宗之有文德長孫后也詳讀唐鑑始末所以賢於人者有十孝事高祖也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也服御取給則止也言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窮固要不對也後廷有被罪怒治者候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冤也不令兄無忌輔政據權以宮霍

爲戒也不爲太子請東宮什器也不大赦
祓以禳巳疾也力救房玄齡念布衣舊力
救魏徵重正直諫也著女則十篇以馬后
不能簡抑外家使與政事爲後世戒也有
此十賢更超馬后而上之亦以容櫛不廢
書力學之故兩后之賢並本於學學之有
裨于君亦有裨于后也可概見巳漢武帝
之衛子夫以謳者進成帝之趙飛燕以歌
者進是謂色進不以德孝惠之張后以張

敖女進孝武之陳后以長公主嫖女進孝成之許后以許嘉女進漢之梁氏晉之楊氏兩為帝后是謂親進不以德漢文之竇后初為妃嬪魏文之郭后唐明皇之武后並初為妃嬪是謂妃嬪進不以德追惟春秋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以禮爭魯哀之前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無復議者十數百年間魏文立郭后中郎棧潛爭之明皇立武后御史潘好禮

爭之此亦餼羊遺意嗚呼禮之失久矣欲
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元祐
中給事中兼侍讀范祖禹言於宣仁太后
曰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諸臣詳議
臣念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係
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謹具四議一曰
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議族
姓不可不貴則歷舉黃帝娶於西陵之女
生五帝三王舜娶堯二女禹娶塗山湯娶

有莘氏周后稷生于姜源太王娶太姜王季娶太任文王娶太姒並先帝後太姒生十子二聖餘多顯諸侯武王娶于姜一可證二議女德不可不先歷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皆有嬖女秦漢以後惟漢文之母薄氏顯宗之馬后唐太宗之長孫后以后德稱本朝多聖后以爲證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三議禮不可不

隆以天子與后猶天之於地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須而後成不可如後世之挾天子以自尊必合六禮以正基本先天下四議議不可不博極言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二語最誤人主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今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可與選祖禹此議詳備可爲擇后之法何謂賴箴儆之益箴儆古

不可攷一見之周姜后見宣王蚤卧晏起
非古雞礿鳴太史奏之節乃脫簪珥待罪
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
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
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
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
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
不德寔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
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

迹與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再見之齊風陳貞女之於哀公亦有雞鳴
之儆礿告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再告曰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三告曰蟲飛薨薨甘
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此見賢
妃于君晏起之時三告三規進進心急不
計其匪雞則鳴倉蠅之聲亦不計其匪東
方則明月出之光也不以同夢爲樂第以
朝歸同憎爲懼也范祖禹因是言聖人順

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鷄鳴爲夙興之節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是又發姜后陳妃所未發皆人君箴儆之助已楚有樊姬莊王初卽位好狩獵畢弋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齊有衛姬桓公好淫樂姬爲不聽鄭衛之聲漢有班婕好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

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
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
止太后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唐有
徐惠妃太宗貞觀末數調兵定四夷稍治
宮室百姓勞怨惠上書極諫一言捐有盡
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
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
之符又言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
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

蕩心酖毒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帝善
其言優賜之此四規儆亦有姜后陳妃之
風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
其有禆乎不然鮮不以嬖媢蕩其君心者
何謂明嫡媵之辯嫡不可以媵並春秋傳
辛有諗周公黑肩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
亂之本也辛有四言並后爲首此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大義人主不可不知者綠衣
衛莊姜傷巳之失位也一章曰綠兮衣兮

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此見莊姜不以惑嬖妾而以失位傷己已爲忠厚之意且憂曷已亡又爲宗國切憂而非專爲一己果嬖人之子州吁以簒亂衛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宜深鑒于玆已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文帝所幸慎夫人與后同席而坐袁盎見之引卻其

坐兩怒則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妾主豈
可與后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
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此見盎之直亦
見文帝之賢舉此莊姜之憂詩袁盎之却
諫以明嫡媵之辯辯之則在人主之一心
若待臣下之却諫已晚況可使嫡后之失
位致有莊姜之憂乎何謂懲廢奪之失則
又因嫡媵之辯不能先明遂有廢奪之失
也詩有白華朱熹以爲申后被廢而作八

章辭氣和平具見先王之澤首舉二物之
相須爲用次言白雲之露及菅麻三言比
流之浸及稻田五言宫聲之必外聞七言
鶖鶴之不失其常俱正言以責王之不然
四言桑薪之誤用六言鶖鶴之易宜八言
履石之自卑俱反言以喻王之輕巳眞可
以怨者詩有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
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
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詩極言
哲婦之階厲全是長舌長舌自哲懿中生
更以哲懿之教誨婦與寺等則又相倚爲
姦深宮常態爲人君者不敬不戒鮮不墮
其術中易家人之六四第曰無攸遂在中
饋而已詩斯干之卒章第曰無非無儀惟
酒食是議而已盖深病此哲懿也正月之
八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夫褒姒豈不哲乎譖太子使奔申

申通犬戎殺褒姒及王西周亡東周亦不
振則謂之滅周究禍本也漢宣帝朝適有
霍光妻顯陰謀害死許后光知不問匿侍
醫之罪又成納女之謀漢史宜書霍光弑
皇后許后上女爲皇后方合春秋之義史
失書而後儒書之可爲萬世君相大戒唐
高宗宮適有武氏之傾王后極天下之險
巧既奪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
自有載籍未之前聞咎繇高宗之欲必已

伏於一見才人之時遂至尼納罔忌恣若
所爲受顧命之無忌遂良雖有忠諫末如
之何禍淫之監昭灼乃爾可無懲與總之
懲廢奪之失必明嫡媵之辯一明無所不
明必賴箴儆之益箴儆與哲懿相似而實
不同謹選立之初必有以辯此夫惟淑女
君子方稱好逑云

毒于天下後世遠矣

不同而[illegible]

則必貪殘[illegible]

驕奢之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抵一見大[illegible]

帝王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帝王修身以齊家要既先重妃匹矣則於內治尤不可忽所以嚴內治一宜明宮闈內外之分次即宜明宮闈預政之戒三須知內臣忠謹之福四須知內臣預政之禍

宮闈內外之分易與禮兩言之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禮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政月食則后素服而

修六官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
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
父道也后修婦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
后猶父之與母也易已言正位之理禮尤
述正位之法是相爲表裏者曲禮曰外言
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此士大夫之家
所必嚴者豈在帝室可獨不爲之嚴乎嚴
中外則杜請謁之私是惟明主乃能蚤防
其萌而不明之主未有不示之以隙者不

示之以隙則須知宮闈預政之戒春秋傳
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然
瞻卬之詩刺幽王也已有婦無公事休其
蠶織之戒矣尚未甚也及戰國時秦芈太
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已見於史漢高帝
之智不能預防呂后當受遺詔曹參代蕭
相陳平周勃與王陵可當大事后尚一一
如帝言及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巳出
始尊諸呂抑劉氏垂没慮禍令祿産分據

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内有
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强則呂氏將不可
制非祿產庸駑易紿肯去北軍則雖内外
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天也班
彪論呂氏之後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
王莽之興繇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
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
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
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

夫東漢以來范曄紀權歸女主外立者安質桓靈四帝臨朝者竇鄧閻梁竇何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濾騰書於象魏則謂鄧梁稱賢桓之竇亦志存社稷者棘中薪耳終犯預政之令典也曹魏無善政獨魏文帝一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

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此一詔足以矯漢世之失何至唐初反有武韋與政之禍史臣推本禍始必歸之君曰艷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衾裯既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奸左右附之憸壬基之狡謀鉺其悟先哀誓隄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

以遂簒弒而喪王室也眞氏尤以武后絕類王莽而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是天生尤物以斲喪有唐之家國者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赤族之禍不相上下均爲世戒云婦寺相倚詩人以鞫人忮忒譖始竟背狀之然而亦有內臣忠謹者如晉之寺人披事獻惠時知有獻惠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知卽吾君難必以告吕郤得免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唯力是視此之爲賢不惟内臣所當法凡
爲人臣皆所當法也西漢元帝之史游爲
黃門令不附石顯獨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且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急就篇爲小學
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東漢順帝之良賀
清儉退厚當奉詔舉武猛時獨無所薦詰
之則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
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
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

固辭無薦此又高出寺人勃鞮之上不以罪趙襄者靈帝之呂强清忠奉公辭侯不受屢疏切諫有直臣之節一不之用乃以讒死死慷慨就略無懼意可稱烈丈夫唐順宗之劉貞亮忠强識理不滅呂疆排去邪黨請立憲宗尤有功於唐非强所及帝立退處無秋毫侵君臣兩美敬宗之馬存亮六朝諸端畏無論論拒桀之爲變一夕擒盡保駕見臣此爲首功不尸慶外又保

全宋申錫忠與仁並昭宗之嚴遵義辨分
義明去就嘆楊復恭盡權相權求致仕徵
爲兩軍中尉固辭不起隱山八十餘年卒
可以賢稱若歐陽修所稱後唐張承業本
末則其時與事有不可爲法者真氏略之
內臣忠謹之福如此此於千萬中不可一
二見者若乃內臣預政之禍自春秋寺人
貂始其擅齊桓公之貴寵反漏泄公軍事
爲齊亂本是英主察相所不能防者後世

頑政之禍不可勝數秦之趙高使教胡亥
蒙毅論死得赦卒以嚴刻毒害弑主亡國
漢之鄭衆初以賢聞後開端作俑爲漢大
患罪在孝和安帝之閹能譖殺太尉楊震
其權又盛於永元順帝之閹以立君之功
封侯者十九人其權又盛於永初桓帝之
閹殺直臣併殺論救者亡國之兆已見暴
與大獄善類一空亡國之政日促靈帝之
閹及蕃武二臣之鋒而恣行殲善所與其

國者不過十數嬖倖惛亂至此此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爲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而此輩之不能自全何補于亡國之慘耶唐世中人預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亦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李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爲可耻代宗誅之可攄二帝之憤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已逐程元振胡用魚朝恩制郭李大將德宗因之宦官常主兵柄

憲宗因之亦授柄於宦官而弑君立君石遂從此始弑立再見至劉蕡對策於文宗朝言最痛切執政裴度韋處厚讀之不詳思之不精及令下第宦官日恣乃用其讒以貶相至宣宗朝遂成沈痼之疾而李訓鄭注又以毒藥發之祗足以速禍亡而已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踈遠大臣誅殺言官惟宦者與處楊復恭之於昭宗自視爲定策國老而目天子曰負心門生一死安贖

崔胤召朱全忠以除此輩而唐遂爲梁有司馬光歸咎於唐之握兵歐陽修以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謂其心專以恐能以小善中意小信固心使人主心信而親密起居飲食前後左右日親日有所恃遂令忠臣碩士日益疎遠而主勢益孤懼禍益切把持益牢爲患已深覺圖大難緩之不可急之不可漸積使然唐昭宗之事可爲永戒眞氏合漢唐之宦侍忠謹

獲福預政罹禍以告人主併以告内臣臣謂内臣不足告也所痛切告者獨在人主無謂内侍深於女禍也當以婦寺之詩爲至戒與其教誨婦寺曷若早覺預防覺其哲懿不令之以有能顯以有功著此則所以嚴内治之要家人有嚴君上九謂之反身嚴則嚴此而已

帝王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修身齊家之主必念皇儲之爲國本不可不定定有四宜曰建立之計宜早諭教之法宜豫嫡庶之分宜辯廢奪之失宜鑒語建立之計宜蚤蚤不在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春秋於魯莊六年書九月丁卯子同生胡安國以爲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只一表揚使國人皆知

即所以繫衆望齊桓公夫人無子内嬖六
人生六子曰武孟曰元曰昭曰者曰商人
曰雍公初因宋襄公立昭嗣因寺人貂易
牙許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
卒立武孟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武
孟將立昭不勝四公子之爭遂與宋人戰
宋敗齊師立昭而還是爲孝公是齊所以
成此爭亂者以不蚤定之故也所以不蚤
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齊景公適子死寵

妾芮姬生子荼公意屬之諸大夫顧擇長而賢公憚發之口病立荼逐羣公子卒荼立是爲晏孺子羣公子出亡田乞先攻殺高昭子召公子陽生自魯之齊匿飲諸大夫出陽生於槖曰此齊君也鮑叔怒尊公命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叔攺口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殺晏孺子逐其母景公此失亦緜嗣子不蚤定所以不蚤立以私欲立荼之故

田乞姦心已萌於立荼之初立陽生而殺荼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可不戒哉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趙并兵伐魏魏大敗趙欲立緩割地而退韓不可欲兩分之趙又不可韓不悅以其少卒夜去此見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漢文帝初不從有司之請豫建太子必欲選舉諸宗之有德者有司以立嗣必子高帝之志固請乃立子啓爲太

子是爲景帝此見漢文之蚤建太子無他
禍也夫君生有子蚤建宜矣儻在位久而
繼嗣未生則當如宋仁宗從諸臣之請立
宮中所育之宗實後爲英宗人無異志又
如高宗從諸臣之請立宮中所育之瑋後
爲孝宗人無異志德秀以此爲懿矣豈於
寧宗所育之竑業已蚤立爲儲者被史彌
遠計易之於柩前獨無切怛于心乎内懷
切怛之心外進蚤建之說不識理宗何以

愧此至今念之殊爲悵然語諭教之法宜豫首見之禮記文王世子謂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樂必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必立傅保師諭諸德歸諸道有師保有疑丞四輔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仲尼尤本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令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

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言齒讓有君在而衆著君臣之義三言齒讓有長長而衆知長幼之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此

保傅篇言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
樂教世子之道可為天下後世法遵賈誼
觀敬長之道為天下倡師此是道德禮
成王必先明於禮讓不以君自尊以尊君
道以禮樂為道德也周公以教伯禽者教
教之且先以師傅為教之人禽德歸
成也悅懌之中恭敬溫文愛且以禮樂為
外以入中醲醲酒酣相與無間故其德之
言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修內以道飾修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衞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

傳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
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
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
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天子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

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
車覆後車誡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
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則
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誼此言古之
遺言也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嗜鮑魚
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爼豈有非
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即此見古人之教太

子一食而必嚴嚴以禮也教世子必以禮樂可概見已賈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錯奉命教太子專欲知術數使羣臣畏服尤欲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文帝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此見錯之術數視誼孝仁禮義之言醇駁天壤亦見文帝之學出於黃老故有契於錯之言而東宮之傳舍誼用錯與時錯方

受書伏生聞伊傳周召之言矣而疏語無
一與合者豈所受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
初未嘗玩而繹之耶後錯事景帝建削地
議召七國變蓋兆端於此然則輔導太子
不開之以禮義而誘之以術數未有不誤
事而基禍者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
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宜
司馬光謂之正直難親諂諛易合也晉元
帝好刑名家遂以韓非子賜太子紹庾亮

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
之是淸談之徒亦能知申韓之傷化然申
韓之傷非惟刻薄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
不可不慎也陳叔寶爲太子欲以江總爲
詹事吏部尚書孔奐以有潘陸之華無國
綺之實難之太子自請將得請奐尤奏皇
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
居輔導之職卒允太子請爲長夜之飮至
亟徵行遊總家激上怒免總官後卽位以

總等爲狎客酣飲亡國孔奐之先見洵敦
重之士不可不擇也唐元禎欲爲太子諸
王簡寮屬必早擇修正之士其論甚正憲
宗豈不嘉納及立遂王爲儲未聞妙選輔
導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元禎修
正之擇亦孔奐之見也合庾亮孔奐元禎
之言則輔導諭教之法人主可以思矣况
進之有賈誼保傅之說文王世子之說寧
無念乎朱熹擬疏擇師傅以輔皇儲一篇

必引賈誼早諭教與選左右二說論所以
教諭之方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條目之
詳則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
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史書之策宰撤
其膳又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
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
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三少之親有道
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召太公史佚

之流下之猶必取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
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
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
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
以有道之長也降及近世法益疏矣教者
不過記誦書札之工未嘗開以仁孝禮義
之習至於容貌辭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
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保傅屬且具員而無
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從容規諫之益朝夕

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不過宦官
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
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
海烝民之主前有祖宗重創之艱後有子
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
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
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朱熹此疏
所以教諭之方選左右之法詳明周至末
傷近世之疎畧委珠玉於路側賊衝而不

自知其危也豈非人主所宜痛思者與語
嫡庶之分宜辯辯之在君周桓王不念嫡
子偏愛子儀屬於周公忽辛伯匹嫡亂本
之言遂欲殺嫡立儀周公之殺子克之奔
桓王偏愛之私心自爲之招也齊僖公不
念嫡子偏愛弟年併及年子無知衣服禮
秩皆與嫡同及嫡襄公立絀無知禮連稱
管至二臣因之弒襄公立無知此弒立大
禍僖公偏愛之私心自爲之招也漢成帝

寵傅昭儀過於皇后又寵定陶子過於太
子丞相匡衡䟽諫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
别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
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
卑庶也適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
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
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
也如當親者䟽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

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匡衡此言所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眞公義也成帝不悟果廢適而儲定陶三國之吳主權已立子和爲太子乃寵及次子霸其傳是儀以有所降殺諫不聽二子隙成陸遜以罷秩有差數諫不聽顧譚以高下有差諫及得禍及生少子亮惡霸幽和朱據以由生戾太子諫不聽卒立子亮是吳主權之廢嫡辭偏愛庶子之私心自爲之釀也唐太

宗豈非不世出之王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
失與孫權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褚
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帝已是
之使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
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
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乃
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繇是承乾日以疑
忌而泰日以窺覦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
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

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且因是著
爲後世之法曰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
棄之失中有得焉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
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於嫡庶之分
不可不蚤爲辯也語廢奪之失宜鑒一見
之周幽王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召
犬羊以自殞宜鑒者一再見之惠王將廢
太子鄭立王子荂齊桓公會于首止以定
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孔子一匡之稱

稱一舉而維父子君臣之大倫也宜鑒者
二晉獻公用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將私
其子豈料公薨里克弑奚齊又及卓子姬
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徒以滋晉之亂易
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宜鑒者三漢高祖
已立太子寵戚姬生趙王如意意遂移大
臣爭莫能得張良諫亦莫能得計招四皓
羽翼乃嘆難動得不易胡寅極贊良此舉
方之齊桓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

甚偉不與世同疑後有人君之禍所宜鑒
者四隋文帝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
莫非術數遂疑任情率直之太子勇輕信
矯情飾詐之晉王廣寧知廣之術數所以
取謀於宇文述者其輸貨楊約以自通於
楊素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横之徒遂以
諸人之織組而廢太子以諸人之闔闢而
立廣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壽沒始
知廣不足付召勇方行身斃廣手所宜鑒

者五唐明皇已立太子瑛寵惠妃行譖有
害已母子指斥至尊之說怒問宰相張九
齡力辨得無動及九齡罷相相李林甫有
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則因召
問遂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
乃決三廢三賜死林甫勸立壽王瑁以遂
惠妃私不念忠王璵長而賢延久藉高力
士而璵始定位一言而殺三子更危及一
子林甫之罪可勝誅哉所宜鑒者六德宗

巳立宣王爲太子配太子蕭妃郜國公主
女主以譖激上怒幽囚切責太子遂有離
昏之請召問李泌有姪舒王孝友溫仁一
問泌以一子疑廢立姪失計對上以不愛
家族問則力以愛家族故盡言對涕動上
泣乃以大事審圖對語及自古父子相疑
未有不亡國者詰則舉太宗開元爲言願
從容三日鞫實上以家事何預激之則曰
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

海之内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得上遷延再思旨即喜慈孝如初請還宫勿露此意及太子謝則以起敬起孝教之果逾日上攺念泣謝泌拜賀太子後立是爲順宗雖藉李泌力争回上慈心然德宗此舉亦大不祥矣所宜鑒者七眞氏因李泌之忠言以追思張九齡更因李林甫之毅唐三子以追罪里克楊素爲之嘆曰相賢則父子得以相

保相倿則天性滅於仇讐置相可不愼哉

臣竊謂眞氏憤相史彌遠之廢奪自古以來所未有之巨惡尢人主之所不及知已立之儲所不能秋毫動色者且前之廢奪已慘不忍言後之誅戮尢慘不忍聞廢奪篡弒合爲一人有相若此宋祚何賴焉宜眞氏敢怒而不敢言也臣尢痛恨李勣倡爲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二語高宗遂后武昭儀許敬宗因之言天子立一后何

豫諸人事家事之說遂成口實至德宗欲
廢太子亦有家事何預之說若非李泌四
海爲家宰相責重諸言則天子惑於奸臣
之言幾箝制賢相一口矣欲鑒廢奪之失
慎擇賢相使之在側以天子之家事爲巳
之家事此人主所宜亟念者夫鑒廢奪則
必辯嫡庶辯嫡庶則必蚤建立矣而豫諭
教尤宜屢加之意合之迺所以眞定國本
也眞定國本迺所以善齊其家也

帝王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帝王之世少戚屬之禍管蔡監殷卽以殷叛此禍之烈者然而周公以叔父居相位旣殲叛臣又散流言相業之偉萬世罕儷春秋戰國魯晉齊秦迭見諸禍范雎說秦昭王曰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王矣漢有呂氏之產祿社稷已危而幸安文帝不私竇氏絳灌大臣爲擇師傅長君少君繇此爲

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爲侯此見竇戚以謙謹終元帝之戚有史丹輔導幼主掩惡揚善入卧内推至誠犯顔色寵萬乘護太子哀帝之戚有傅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爲大臣所信重數覲傅太后寧受罪免守節不傾蒙後凋賞此見史丹傅喜以謙謹終光武之戚有樊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戒子保全諫上削草没令薄葬帝以爲式子儵亦以淸靜

無交結免收捕尤有隂輿世稱忠平門無俠客第宅荊完固辭恩澤卒蒙追封隂識辭封意與輿同輔導東宮巡畱鎮守入多正議出不語及此見樊隂二戚以謙謹終唐德宗之有吳溆當朱泚反據長安日上命一臣以宣慰行察請憚莫應溆請身往詣果被殺食祿違難何以爲臣之說足愧滿朝憲宗有郭后不肯狥内臣之欲以臨朝其兄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此

見吳淑以身殉國郭釗不預朝政尤難之難漢有呂氏之禍尚不知懲成帝之世先有王鳳崇譚商立根逢時並爵關内侯楊興尚有無功而侯之諫及委政鳳谷永遂陰自附託權位益盛劉向論奏上心知忠竟不能奪上欲用向子歆爲鳳所沮杜欽有言相覩鳳亦不聽上以無子留定陶共王鳳計使去京上方信用王章鳳計使甏獄劉向又復極言上嘆息悲傷終不能用

鳳幸病宼尤用其所薦王音明見奢僭諸
狀威怒徒施誅滅無意王莽矯爲恭儉以
博時名侯封驟加節操愈謙梅福上書止
劾王音王商而已張禹特進天子師上盜
問及王氏力爲蔽護而已及朱雲廷斥禹
佞劉向大憂天變之後莽代根爲大司馬
愈爲儉約以獵時名哀帝未久而崩何武
公孫祿忠言不用太后迎立九歲王莽爲
大司馬領尚書事踰年封安漢公二年以

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九錫明
年而居攝稱假皇帝又明年而卽眞王氏
之禍遂至滅漢可不畏與東漢章帝遂有
竇憲第五倫力言不聽親見奪公主田園
切責仍不罪繩大尉鄭弘以攻憲詰廷尉
陳殁尤攻有尸諫風竟不之察少主卽位
崔駰書戒憲亦不畏刺殺侯暢嫁禍暢第
韓稜持議罪乃歸憲求擊匈奴以自贖謂
國法何况匈奴不犯勞師損費諸諫不聽

倖勝功驕何敞忠諫默相驕藩邊恢忠諫
迫飲藥死袁安任隗力能折之權輕不能
剪之竇憲布悍士刺客於都城周榮罔畏尤
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勅妻子斬悟朝廷
竇憲破匈奴回盆驕横帝謀於閹官鄭衆乃
得戮之以謂拒虎進狼順帝之朝迺有梁
冀左雄李固兩諫不聽冀爲大將軍弟不
疑爲河南尹張綱劾奏知直莫行二歲土
卽位太后臨朝皇甫規以舟檝戒反得沈

廢沖帝崩不聽李固立長言立八歲王跋
扈方吐餅毒已行固泣不能發反以爭立
被免迎立蠡吾侯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杜喬正色止定策賞不能得反同固被害
死獄中增封猶病其薄陳授以砦冀死獄
陳龜以罪冀自死吳樹以抗冀被鴆袁著
以諷退被殺崔琦以箴過被戮肆毒二十
年始得帝一計殺弟與閹宦謀則亦拒虎
進狼者晉武之朝有一楊駿倚女爲后專

頊胡改一一男珧濟友通諧閭時號三楊帝
崩以私意改易要近併汝南王亮不使居
內卒至全王惠帝一立賈后擅政兄弟受誅夷
及三族楊駿敗前車賈謐不戒驕奢好客石
崇潘岳陸機陸雲並相友善貨賂上流而
政日紊魯褒錢神之論是為世戒謐遂廢
太子后怙生母殺趙王倫因之斬謐殺后遂
敢篡晉諸王相攻劉淵石勒乘隙而起遂
據中原楊賈非能滅晉晉自滅也唐太宗

簡貴倖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嬖私
產亂朝政稱帝旣有武氏遂有武承嗣武
三思以親王爲宰相又求爲太子賴五王
除張易之張昌宗二凶而去草不去根來
薛季昶劉幽求之慮後果爲三思所殺太
子重俊入殺三思得罪而死韋后爲崇諸
韋領兵賴隆基計殺睿宗始得即位武韋
非能亂唐唐自亂也宋之寧宗以立韓后
遂有韓侂胄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竊弄威

福內批頻出諸賢盡逐黨禍蔓延封公封
王歛怨日甚悔攺所爲翻思怏復咎釁首
禍講和莫挽梟首謝金宋脉此促侂胄非
能頹宋宋自頹也眞氏分外家謙謹之福
驕恣之禍以示教戒爲是教戚屬乎 臣謂
立教之本不在戚屬而在君心呂氏之禍
貽自漢高王氏之禍成自成桓竇憲之禍
釀自章帝梁冀之禍釀自順帝武氏之禍
癰自高宗韋氏之禍癰自中宗韓侂胄之

禍亂自寧宗不君心是正徒以謙謹望之
戚屬是舍源之潔而求流之清也必無幾
已

帝王齊家之要五

清君側

臣特衍帝王齊家之要曰清君側非臣之臆說也朱熹蹟告孝宗以君心爲天下大本必欲正自深宮之中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

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

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盖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凛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縣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

試思持守其心果嘗精一克復乎宮省中
爵賞之濫貨賂之流所以修之家者未及
古之聖王也左右便嬖外交將帥將帥陰
奪軍糧行賄近習共爲欺蔽反蒙寵暱則
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之聖王也天子者
際天所覆極地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
無外之不通矣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
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
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

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
獻而至於有私財豈不可惜也哉今日之
事本在一心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則
念太子天下之本輔翼不可不謹必選端
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嘗謹之於微
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夫立太子而不置
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
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

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保養之具尤不可不嚴而宮屬不備責任不專豈未之思耶此輔翼聖子神孫今日急務之一也急務之本在陛下一心所謂天下之大本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擬告光宗而未上十款內二曰修身以齊家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

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繇禮義使之有以

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簡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惟聖明之留意焉朱熹二疏洞悉修身齊家之理臣合而繹之因有清君側一論曰明主御極必明理亂大幾此幾不在邊境要在朝廷不在朝廷之階下要在朝廷之君側君側非一一曰堂側是爲閣臣二曰宮側是

爲閹豎三曰牀側是爲后嬪四曰戚側是
爲外戚之四側者於君之居側處側言側
語側嚬側笑側各有窺覘以羣心側覘一
主側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
遠於萬里何事無假借何時非危基宫闈
一體法無偏私我不示人以側人何側之
我窺表裏爲奸朝政濁亂彼以側中繇我
先以側貽誠君意正君心修君身齊君家
愈說愈隱轉念轉微諍臣貞士所弗及見

萬有一見未暴未白誰敢挑一釁峻一詞
儻明知之明不能杜漸日以長此問之誰
幸或斷鋤之斷不知先後之序決裂多傷
此責之誰身爲明主於此人鬼關頭茍不
如湯之日日新又日新如禹之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一有昏惑病在膏肓盧扁安醫
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影在前史追論凜凜
則有並后匹敵兩政耦國如周辛伯所言
者此四亂本必四防方保萬全慎無得一

失三如司馬光之病隋文然則有天下大
患在宦官外戚小人如宋洪天錫所言者
此必三防方保萬全愼無若唐德宗疎遠
宦監以親任文臣而供笑資若宋英宗簡
梶曹戚以嚴馭閹宦而速宮隙焉心知羣
小秘計不箝人口則姦不得行不勝以威
則口不得箝如殷之炮烙秦之酷刑漢末
之駢殺唐武之羅織毒害最烈可無畏與
心知羣小秘計在娛以奢靡勿使讀書勿

使親儒泄於佌士良之口則何以持志勿爲所娛何以讀書親儒勿爲所使可無畏與大患非一賣官鬻獄壞命討大典是謂患在天下行計廢立壞君夫婦父子兄弟大倫殺忠諫罪賢輔壞君君臣朋友大倫是謂患在人倫李可楚呂可秦牛可晉李可劉一唐三姓一周二姓患在易姓莫之窮詰弑后及儲如漢獻父弑子迎如司馬氏跋扈語泄而毒餅進凡上語泄而濟王

易晉惠以中毒莫詰唐憲以暴崩莫舉患
在以身殉姦莫之抵償晉武寵張一戲立
弑隋文寵廣弑與恚俱唐敬酣入燭滅命
殞患在以愛殉姦莫之誅殛念此五患天
地反覆此不蚤防身於何立論馭閹宦當
如令狐綯言有罪勿赦有闕勿補如韋澳
言與才識謀若如蕃武何進宋申錫崔胤
輕露多殺如進之召董卓胤之召朱全忠
以亂驅亂禍將安追論信忠藎明廷斌斌

豈獨乏人何至巷伯寺人招呂彊張承業
以此表異鄭衆嚴遵美曹日升馬存亮以
此相倚建儲豈非國本豈不當如寇準言
不可謀及婦人中官近臣然如漢武之堯
母名門唐祖之上將異稱則意自已移誰
謀得與十輔豈非政本豈不當如王素言
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可充是選然如范
仲淹言執政不可繇諫官而得則選從虛
定誰得知薦王允五王豈不忠清君側然

允誅一卓不安其黨五王誅二豎不及三
思及以自禍併及其君咎將誰歸燭勿使
讀書之姦矯而讀書宜開卷有益胡著作
日富無救隋煬之亡則書中吉趣帝王與
韋布異此可深思燭勿使親儒之姦矯而
親儒宜儒效日顯胡登瀛十八無救唐宗
之忍則儒中神理本根與枝葉異此可深
思探理亂之本必於君側清君側之蠹必
於君心如虞廷之惟精惟一孔門之克已

復禮未有精而弗一一而弗精者亦未有克而不復復而不克者察人欲必於一念之微常虞欲有未盡必斬其根存天理必於全體之極常虞理有未純必充其量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在於私門管商功利初心自是所不論正誼必正明道必明却非是有意要正要明仁人本心有所不能自已者粹則此粹佛老

虛無礽念自是所不涉體用兼修內外交

養却非是着力要兼要交聖道自然有所

不能少間者純則此純噫此二帝三王之

治不示人以側人無側之我窺所繇以維

皇建極也

道學眞儒安可擢而弗親

道學明王誰云艱不令見乎